

# 基于“流气化湿”理论探讨轻苦微辛之品在皮肤病中的应用

张韦楠<sup>1</sup>, 刘拥军<sup>2\*</sup>

<sup>1</sup>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黑龙江 哈尔滨

<sup>2</sup>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 摘 要

“流气化湿”为清代医家叶天士治疗温病的常用方法, 以轻苦微辛、清轻灵动之品开泄三焦气机, 使湿化热解。临床可用于温热、湿热类邪气痹阻, 导致气机不利的皮肤病, 为皮肤科疾病的辨治开拓了思路。本文以“流气化湿”理论为基础, 阐述“轻苦微辛”之品的性味特点与配伍规律, 结合皮肤科常见疾病如痤疮、湿疹、荨麻疹等, 论证该法在皮肤科的应用病机、具体应用及临床价值。

## 关键词

流气化湿, 轻苦微辛, 皮肤病, 气化, 开泄, 三焦

# An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ld Bitter and Slightly Pungent Medicinals in Dermato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ctivating Qi to Resolve Dampness”

Weinan Zhang<sup>1</sup>, Yongjun Liu<sup>2\*</sup>

<sup>1</sup>Graduate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sup>2</sup>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 Abstract

“Activating Qi to Resolve Dampness” is a frequently employed therapeutic strategy by Ye Tianshi, a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张韦楠, 刘拥军. 基于“流气化湿”理论探讨轻苦微辛之品在皮肤病中的应用[J]. 中医学, 2026, 15(8): 454-460. DOI: 10.12677/tcm.2026.158458

renowned physician of the Qing Dynasty, for treating warm diseases. This method utilizes herbs and ingredients that are mildly bitter, slightly pungent, light, and agile to unblock and regulate the qi mechanism of the Triple Burner (Sanjiao),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mpness and the resolution of heat. Clinically, it is applicable to dermatological conditions caused by the obstruction of warm-heat or damp-heat pathogens, which lead to impaired qi dynamics, thus opening up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ctivating Qi to Resolve Dampnes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flavor and property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compatibility rules of “mild bitter and slightly pungent” substances.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ng common dermatological conditions such as acne, eczema, and urticaria, it demonstrates the pathogenesis, specific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therapeutic value of this method in dermatology.

## Keywords

Activating Qi to Resolve Dampness, Mild Bitter and Slightly Pungent, Dermatoses, Qi Transformation, Opening and Purging, Triple Energiz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清代医家叶天士在《温热论》中记载道“虽有腕中痞痛，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俗之杏、蔻、橘、桔等，是轻苦微辛，具流动之品可耳”[1]，是“流气化湿”理论的形成基础。湿遏阳气，胸脘气滞痞闷者，可投杏、蔻、橘、桔等轻清灵动之品，开中焦气滞，调理枢机，以使肺气宣畅。清代医家薛雪主要以质轻力薄之品祛除湿热病邪[2]。吴鞠通认为“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3]。这些论述构成了流气化湿之法的理论核心，即湿邪或湿热之邪痹阻气机时，不在于逐湿，而是使用轻苦微辛之品使人体气化功能恢复，达到气行则湿化的目的。

三焦为气血津液运行之通道，若三焦不畅，则精、气、血、液失其常道，则致气机不利，水液布散失常，发于皮肤可见或干燥、或肿胀、或水湿浸淫等皮肤疾患。此外湿邪最易痹阻气机，为皮肤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由于湿性黏滞，着而难去，致病每多缠绵难愈，或反复发作，易给患者带来长期困扰。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写道“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4]，这一论述奠定了后世治湿主以“燥”“泄”之法，侧重于祛除湿邪本身。但由于湿邪往往缠绵难愈，易与热邪、毒邪、瘀邪相兼为患，单纯采用苦寒燥湿、淡渗利湿之品，可取一时之效，恐再次复发，甚或耗气伤阴、苦寒凝滞发生他变。故在治疗时需要重视三焦通利，尤其以湿邪为患时，辨证选用“轻苦微辛”之品以流气化湿之法通利三焦，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特点。

本文以“流气化湿”理论为基础，探讨“轻苦微辛”之品在中医皮肤科中的应用，以期为临床辨治提供新思路。

## 2. “流气化湿”的理论内涵

“流气化湿”为“流气”与“化湿”的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一则流气以化湿，使气机通利给邪气以出路；二则可化湿以流气，驱除邪气以使气机通利，防生它变[5]。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有言“流，引申为凡通达无滞之称”；《难经·八难》中有云“气者，人之根本也”，水湿的代谢依赖气的推动、运

化、固摄、气化作用,若气机郁滞,则水道不利,水湿停聚为患;《素问》中说“化生精,气生形”,化有消融、运化、消散有形浊邪之义,《临证指南医案》指出“湿邪宜化不宜攻”;《说文解字》中记载到“水气郁滞不散则为湿”。

### 3. “轻苦微辛”之品的内涵、特性与配伍

#### 3.1. “轻苦微辛”的性味解析

“轻苦微辛”是流气化湿治法中的核心药物群之性味,其内涵可从“轻苦”与“微辛”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轻苦微辛”源于“苦辛”法。“苦辛”法出自《黄帝内经》,至汉代张仲景小陷胸汤中黄连与半夏配伍,泻心汤中黄连、黄芩与半夏、干姜配伍等,均为该法的实践。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对“苦辛”法作出进一步的发挥,即“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6],提出“轻苦微辛”的配伍。此法区别于仲景“辛开苦降”的直降,而在于横疏。

叶天士认为“轻”则可“去实”,其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写道“凡此气味俱薄,为上焦药,仿徐之才轻可去实之义”[6]。“轻”字有多重意思,其一选取的药物多质地轻扬,具有升浮之性,如花、叶、皮类;其二,作用偏向上焦、肌表;其三,用药用量宜少而精,且不宜久煎。“轻苦”是指选用气味轻微之苦味药,其特点在于苦而不重,区别于黄连、黄柏等苦重之品,不取峻烈苦寒直折,而在微调气机的同时兼以燥湿,代表药物如杏仁、桔梗等;“微辛”指以温和辛散之药宣通肺气,避免辛烈耗散,代表药物如白蔻、陈皮等,而不用生姜、半夏等过于辛散之品[7]。

后有学者将轻苦微辛法的用药特点总结为“轻、清、动”[8]。“轻”有药性轻浮之意,如杏仁、桔梗、枇杷叶等,主入上焦;又宣达表散而作用轻微,如豆豉、薄荷、荷叶等;还指药量宜轻,不宜久煎。

“清”是指药味当以微薄为宜,避免重浊之药的甘腻与酸涩。“动”指药物的功能,可以变呆滞为通畅,转动气机。

#### 3.2. 核心药物分析

有学者通过对《临证指南医案》研究得出,栀子、杏仁、桑叶、瓜蒌皮、豆豉、郁金、浙贝母、紫苏梗、薄荷梗等药物均被用在流气化湿法的治疗中[9]。另有学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涉及轻苦微辛法的药物共有 102 味,使用频率最高者为苦杏仁,其次为栀子、郁金、瓜蒌皮、橘红、滑石、桔梗、淡豆豉等[10]。需要注意的是,大苦、大辛、大热之品,在药量取轻或加以炮制的情况下,叶天士也将其用在轻苦微辛之法中,如炒半夏、制半夏、淡黄芩等[9]。

其中,苦杏仁作为叶天士应用轻苦微辛法的最常用药物,味苦,性温,归大肠经、肺经。叶天士用其开降肺气,解上焦气郁。用于皮肤科疾病时,因肺主皮毛,宣肺气可直接作用于肌表,助水湿之邪从皮毛透达而解。

郁金在轻苦微辛法中的使用频率也较高,虽然主要用于治疗肝胆气机郁滞,如赵绍琴重用其宣气解郁、疏透散达之功治疗多种疾病[11],但其亦入肺经,且具有清轻上扬之性,可治疗肺气郁闭之证。

橘红味辛、苦,性温,归肺、脾经。其辛散以行气,苦燥以化湿,温性以助阳,既可宣通肺气,透达皮毛,又可从中焦梳理气机、运化湿浊。常与杏仁、桔梗相配以宣上焦之气,或与半夏、茯苓相配以化痰湿,与枳壳相配以行气滞,可灵活应用于湿阻气分诸病证中。

#### 3.3. 配伍规律

“轻苦微辛”不只是苦寒药与辛温药简单配伍,其核心在于苦、辛二味相配,药性轻清,对于药物

本身的寒热性质并无严苛要求[10]。应用轻苦微辛之品的代表方剂有栀子豉汤、三仁汤、翘荷汤等。

栀子豉汤中, 栀子与淡豆豉是叶天士轻苦微辛法常用的药物组合, 二者一清一宣、一降一升。正如《本草汇言》中所言: “栀子之为性, 可升可降, 气味虽居苦寒, 而气本清轻” [12]; 王绍隆云: “豆豉受水湿之郁积, 腐浥酝酿。又气蒸日曝, 周复七转, 转沉重为轻浮……乃宣郁之上剂也” [13]。栀子、淡豆豉均有清轻透达之性, 可调气机升降, 使得气机宣畅, 郁热得清。在对于诸多皮肤病存在“郁热”与“湿阻”胶着难解的病机下, 栀子清透三焦郁热, 淡豆豉宣散气机郁结, 二者配伍使用, 可使郁开热透。

三仁汤为吴鞠通治疗湿温初起、邪在卫分, 湿重于热的常用方。方中杏仁、薏苡仁、蔻仁三味药, 行宣上、开中、渗下之功, 通利三焦; 加之川朴、半夏行气化湿; 滑石、通草、竹叶淡渗利湿。全方轻苦微辛之品配伍淡渗利湿之药, 为轻苦微辛的宣发之剂。李红毅教授通过临床观察发现, 三仁汤对于属湿温初起及暑湿夹湿之湿重于热证的多种皮肤病, 均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14]。

翘荷汤为吴鞠通治疗“燥气化火, 清窍不利”者[3]。方中去栀子豉汤中辛温的淡豆豉, 加之辛凉的薄荷, 有更好的透泄上焦郁火的作用。全方轻苦微辛, 栀子用皮, 连翘用壳, 路都用皮, 均使其透泄达表之力更强。

通过不同的药物配伍, 同为流气化湿法却能发挥出不一样的作用。既可以有宣上、畅中、渗下的三焦并调, 如三仁汤的配伍; 又有辛开苦降以调畅枢机, 如杏仁、桔梗一宣一降, 可针对湿邪导致的气机郁闭。同时, 还应该注意因势利导的辨证施药, 如湿邪偏重则重用苦温燥湿、芳香化湿之品, 湿热并重则配伍黄芩、栀子、连翘等清热药; 兼瘀血者配伍丹参、赤芍、牡丹皮等活血凉血之品。

#### 4. 皮肤科疾病适宜“轻苦微辛”的病机基础

人体之气周流不休, 气机通利则气血津液运行正常, 若气机运行失常, 则易生多种疾病。姚再业等认为气机升降失常是多种皮肤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15]。若湿邪或其他邪气阻碍气机升降流通则会产生各种病变。故可通过“流气”来疏利气机, 通过“化湿”来消除湿邪。

皮肤病之病位主要在肌表, 中医认为“肺主一身之气, 外合皮毛”。若肺气郁闭, 则皮毛失养, 湿邪、热邪等易滞于肌表; 反之, 外邪侵袭肌表易导致肺气郁闭, 此时可通过宣通肺气以开气机之闭, 而使邪气得解。

《临证指南医案》言: “上焦药, 气味宜以轻, 肺主气, 皮毛属肺之合, 外邪宜辛胜, 里甚宜苦胜” [6], 吴鞠通也提出“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 [3]。针对上焦病变, 用药需要质地轻扬、气味轻薄, 方能直达病所。“轻苦微辛”之品如杏仁、白蔻仁、陈皮、桔梗、苏叶等, 质清味薄, 能够开提肺气、透邪于表, 使湿浊从皮毛而解。“轻苦微辛”之品, 既能“苦以燥湿”, 又能“辛以行气”, 使三焦气机流通, 湿邪自然分化。皮肤科疾病多湿与热相合形成湿热证, 若使用大剂量苦寒清热的药物, 不仅难以清透湿热, 反而会导致寒邪内伏。而“微辛”之品(如郁金、枳壳、橘皮)具有开泄透达之性, 能“透热于外, 化湿于中”。此外, “轻苦微辛”之品还具有开上、畅中、渗下的三焦分消作用, 通过开宣肺气、醒脾化湿、梳理气机, 使湿邪从汗、大小便多途径而解。

《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到“湿温杂受, 身发斑疹”者用连翘、薄荷、杏仁、郁金、山栀子、牛蒡子、枳实汁、石膏等味[6], 方中杏仁宣降上焦肺气、郁金行气解郁、枳实汁可破中焦气滞, 三药流气以化湿; 薄荷、牛蒡子、连翘轻清宣透, 可导湿热从表而出; 又用山栀子、石膏清内壅之热。全方以流通气机为主, 气化则湿亦化, 再清宣以清气分之热。虽为斑疹却未用生地黄、丹皮等纯凉血之药。这提示我们治疗斑疹等疾病的另一思路, 要防纯凉药凝滞气血, 可依靠行气流动清解营络郁滞。

“流气化湿”之法可用于治疗湿阻气机, 以及温热、湿热病邪致病, 邪气入里而化热不深, 皮损有渗出或肥厚, 脘闷、身重, 舌苔尚白或黄白相兼。据《临证指南医案》的记载, “轻苦微辛”之法治疗的

医案包括数脉、大脉、弦脉、涩脉、实脉等脉象[10]。数脉、大脉为热邪的表现,即用于治疗气分热盛之证;三焦气机不畅则出现弦脉,轻苦微辛之品可主以宣通上焦而使三焦气机通达;湿郁上焦,气机不畅,血行受阻则出现涩脉;实脉则说明轻苦微辛法虽然所用清轻之品,但仍具有祛邪之功。这说明“轻苦微辛”之法适用的广泛性。

## 5. 常见皮肤病的临床应用

### 5.1. 痤疮

痤疮是常见的皮肤疾患,对应中医病名“粉刺”“肺风粉刺”等。《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汗出见湿,乃生痤疮。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皴,郁乃痤”[4],说明外感湿邪、内生湿热、气机郁闭等因素在痤疮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流气化湿”之法紧扣“汗出见湿”“高粱生丁”“郁乃痤”的病机特点,通过宣畅气机、气化湿浊,再随证配伍来治疗疾病。现代有医家认为此病的病因病机不外乎以下三点[16]:素体阳热偏甚,或外感风热之邪犯肺,或肺经久有郁热,气血郁滞,蕴阻肌肤,而发皮疹;饮食不节湿热内蕴,发于面部皮肤;脾虚失运,日久生痰,或脾虚不运,日久湿郁化热,凝滞肌肤。立足于整体辨证观,将流气化湿之法运用在治疗之中,可以体现出较好的效果。

杨彩瑞等[17]在应用翘荷汤和泻黄散加减治疗湿热蕴结型痤疮的临床观察中收获较好的疗效。丁元庆教授[18]认为痤疮是由于阳郁热结所致,从三阳经论治痤疮,主张用翘荷汤治疗太阳经痤疮属里热者,起到清散、消散之功。李永雨等[19]认为病程久、反复发作的痤疮患者多继发炎症后色素沉着,病机以痰湿为主,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复方三仁汤联合强脉冲光治疗痤疮后痰湿瘀结型色素沉着具有较好的效果。复方三仁汤可宣上渗下,发挥利湿化痰、散结祛瘀、解毒止痒之效。

### 5.2. 湿疹

湿疹中医又名“湿疮”“浸淫疮”,临床可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与慢性期。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有云:“浸淫疮者,浅搔之,蔓延长不止……”,突出其急性期皮损具有渗出明显、浸淫全身的特点。亚急性期渗出减轻,可有少许鳞屑与浸润。慢性期皮损则以苔藓化及色素沉着为主要表现。湿热内蕴、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均会导致脾失健运、水液运行失其常道,发于皮肤可见湿邪浸淫体表;或日久气血运行不畅,肌肤失养,而形成干性湿疹。金起凤教授认为“湿”是湿疹发病的主要因素,不论内生湿邪还是外感湿邪,太过则会流于皮肤,发为湿疹[20]。不同于急性、亚急性湿疹的渗出性皮损,慢性湿疹仍可通过流气化湿之法宣通三焦气机,使津液输布正常,此时治疗重点不在于化湿而是流气。崔炳南等认为角化性湿疹是由于皮肤失于津液濡养而致干燥瘙痒、皮肤局部瘀血停聚而致增生肥厚、皮肤腠理疏泄失常而致病情反复有关,应用三仁汤来通利三焦、分消上下,恢复气血津液的生成和循行,临床治疗收获良效[21]。

### 5.3. 荨麻疹

在《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22]卷上中记载了叶天士使用三仁汤加减治疗荨麻疹的案例,提示我们,荨麻疹的治疗不可一概疏风,对于湿热郁于阳明气分者,滥用风药则会耗气加重病情,此时可用三仁汤进行治疗,方中三石可清利阳明气分湿热,从肌腠、水道导邪外出。

### 5.4. 其他

刘冰等应用补中益气汤和藿朴夏苓汤治疗黄褐斑收获良效[23]。藿朴夏苓汤在《医原》中被称为“体轻而味辛淡者”,《感证辑要》有云“湿多者,湿重于热也……治法以轻开肺气为主……宜用藿朴陈苓

汤”[24],方中药味清轻,可梳利肺气以化脾湿,现在临床上多被用于治疗湿热蕴阻型糖尿病、胃炎、肠炎等。

## 6. “流气化湿”法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近年来,中医药的现代生物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下面以三仁汤为例,从微观角度理解其发挥的“流气化湿”作用。有研究发现[25]水通道蛋白(AQPs)与湿热证密切相关,而三仁汤可上调肺 AQP5、AQP5 表达,抑制呼吸道黏液壅滞。曹文斌等[26]也通过研究发现三仁汤可以下调 AQP3、AQP4 表达,提高肠道的传输率;还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反应通路 MAPK/NF- $\kappa$ B 信号通路的表达,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缓解水肿。

此外,有学者对三仁汤中单味药的药理学分析发现,杏仁的主要化学成分苦杏仁苷具有增强机体免疫疗及抗炎作用,还含有油脂成分能够增加肠道黏膜的润滑度[27];白蔻仁的主要成分 1,8-桉叶素可以促进胃细胞再生,增加胃黏膜的保护作用[27];薏苡仁中的薏苡仁蛋白能够抑制 IKK/NF- $\kappa$ B 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反应[28];淡竹叶中的竹叶黄酮对胃黏膜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29];厚朴除具有抗炎作用外,其含有的厚朴酚还具有加速肠道平滑肌的蠕动及松弛肠道平滑肌的双向调节作用[27];通草可通过促进体内钾离子的排除而达到利尿作用[30];半夏中的半夏多糖通过抑制炎症作用保护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31];滑石则可通过离子交换和离子吸附等生物物理效应起到抗炎、利尿作用[27]。

## 7. 结语

“轻苦微辛”之品的药物配伍使用是叶天士对《黄帝内经》“气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说到“圣帝论病,本乎四气,其论药方,推气味”[6],这启示我们在临床用药中要在组方配伍中不能忽视四气五味的作用。

皮肤科疾病病位在表,应注重清轻灵动之品在治疗中的应用。尤其以湿阻气机为主要矛盾的病症,需重视开宣肺气,流动三焦气机,在治疗疾病中应根据邪留部位、偏湿偏热、偏表偏里随证加减[32]。“流气化湿”法的诸多经典方剂如新加香薷饮、五叶芦根汤、三香汤等,在消化系统、内分泌、病毒性肺炎等疾病的应用中,有诸多案例都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疗效,但在皮肤科中的应用还较少,缺乏大量的临床实践文献。故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临床经验证明“流气化湿”之法在皮肤科疾病治疗中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杨达夫,罗愚,林慧华.集注新解叶天士温热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 [2] 高恩宇,杨阳.薛生白《湿热病篇》应用轻可去实法之特色探析[J].江苏中医药,2024,56(10):56-58.
- [3] 吴塘,杨进.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 [4] 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 [5] 孙娜,辛相如,陈冰冰,等.流气化湿法探析[J].江苏中医药,2022,54(9):63-66.
- [6] 叶天士,苏礼.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 [7] 梁硕,王坦,黄羚,等.温病学派“轻苦微辛法”的配伍特色研究[J].环球中医药,2025,18(10):2117-2120.
- [8] 黄煌.谈流气化湿[J].江苏中医杂志,1981(2):50-51.
- [9] 陈志伟,翟玉祥.叶天士运用辛开苦降法治疗温热病[J].吉林中医药,2008,28(12):865-866.
- [10] 李奔驰.《临证指南医案》中轻苦微辛法应用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南昌:江西中医药大学,2019.
- [11] 张逸馨.浅谈赵绍琴教授运用郁金之道[J].名医,2019(6):58.
- [12] 何新.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姜良铎教授论治失眠的用药规律和临证经验[D]:[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 2024.

- [13] 冯丽萍, 刘万里. 基于象思维从三腕辨治胃食管反流病[J]. 中医学报, 2022, 37(10): 2065-2069.
- [14] 平瑞月, 李红毅. 三仁汤在皮肤疾病中的应用[J]. 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学), 2017, 34(2): 184-190+5.
- [15] 姚再业, 陈昕月, 郭金孟, 等. 基于气机升降理论辨治皮肤病初探[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23, 44(6): 100-102.
- [16] 赵东瑞, 赵杭. 新析痤疮因证论治[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44(10): 949-952+955.
- [17] 杨彩瑞, 薛思思, 周瑞荣, 等. 翘荷汤合泻黄散加减治疗湿热蕴结证痤疮的临床观察[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1, 27(22): 119-124.
- [18] 陈玉状, 温雅, 张安玲, 等. 丁元庆从三阳论治痤疮经验[J]. 中医杂志, 2018, 59(18): 1550-1553.
- [19] 李永雨, 欧阳琦, 蔡青. 复方三仁汤联合强脉冲光对痤疮后痰湿瘀结型色素沉着的疗效观察[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5, 35(2): 48-50.
- [20] 陈晓萱, 瞿幸, 宋玉冰, 等. 金起凤治疗湿疹的临证经验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10): 5321-5325.
- [21] 毕嘉宁, 杨佼, 肖战说, 等. 基于通利三焦探讨三仁汤治疗角化性湿疹[J]. 山东中医杂志, 2026, 45(2): 140-143+149.
- [22] 叶天士, 徐大椿, 刘志龙, 等. 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 [23] 刘冰, 傅大治. 补中益气汤合藿朴夏苓汤治疗黄褐斑 1 例[J]. 中国乡村医药, 2020, 27(8): 36.
- [24] 曹毅. 浅谈湿温病湿偏盛的三焦气化失常及治疗[J]. 国医论坛, 2004(6): 14-15.
- [25] 赖鹏华, 单晓梅, 卢大为, 等. 三仁汤对湿热应激小鼠肺组织黏蛋白 5A<sub>C</sub>、水通道蛋白 1、水通道蛋白 5 表达的影响[J]. 中医杂志, 2017, 58(5): 410-413.
- [26] 曹文斌, 周晗, 刘洋, 等. 三仁汤对慢传输型便秘大鼠治疗作用及对 MAPK/NF- $\kappa$ B 信号通路影响[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25(9): 24-28+221.
- [27] 王猛, 张思超. 基于湿热证的三仁汤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26(4): 124-131.
- [28] 孟利娜. 薏苡仁蛋白依赖 IKK/NF- $\kappa$ B 通道控制炎症及改善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作用[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18.
- [29] 黄进波, 萧钦, 周佳佳, 等. 竹叶黄酮对乙醇诱导小鼠急性胃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J]. 现代药物与临床, 2015, 30(7): 779-783.
- [30] 贾敏如, 沈映君, 蒋麟, 等. 七种通草对大鼠利尿作用的初步研究[J]. 中药材, 1991(9): 40-42.
- [31] 罗超, 祝春燕, 潘雨萍, 等. 半夏多糖对脂多糖诱导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J].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2018, 32(6): 455-461.
- [32] 张程程, 王宁, 马婷, 等. 湿热病“流气化湿”治法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4, 30(3): 369-371.